



小棋盘里的大世界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郭 剑

容纳三棋一牌(国际象棋、围棋、中国象棋和桥牌)赛事的杭州棋院智力大厦,紧挨着杭州奥体中心“大莲花”。今天傍晚,国际象棋赛场里的气氛几乎凝固——记者只能通过显示器看到赛场影像,但紧张的情绪似乎顺着导线蔓延过来:暂时排名第一但只领先乌兹别克斯坦棋手乌米达·奥莫诺娃0.5分的中国新秀朱锦儿,居然早早输给印度棋手哈丽卡·德罗纳瓦利,这意味着奥莫诺娃只要战胜越南棋手范黎草原,便能在朱锦儿和侯逸凡的包围中勇夺本届亚运会国际象棋女子个人赛金牌。

先是失望、后是揪心,研究室的中方观战者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看上去2010年广州亚运会时侯逸凡拿到的这枚国象女子个人赛金牌要归属于乌兹别克斯坦棋手奥莫诺娃了。这次中国国家队女子个人赛由侯逸凡和朱锦儿两人出战,尽管侯逸凡棋力已不如年轻时刻苦但实力不损且经验丰富,队里仍然希望她可以像13年前一样挂上金牌,但第5轮内战失利让侯逸凡情绪有些波动,第6轮碰上乌兹别克斯坦黑马棋手遭遇连败退出夺冠行列。

“乌兹别克斯坦这名小将还真是一匹名不见经传的黑马,就是她第6轮赢了侯逸凡,然后平了朱锦儿,对我们构成极大威胁。”中国国象队教练倪华说,“后面团体赛我们一定要倍加小心。”

但范黎草原的“奥林匹克精神”在这时闪光:面对不太有利的局面,范黎草原使出浑身解数对抗奥莫诺娃,后者没有想到阻击强度如此之大,到棋局结束,奥莫诺娃居然输给范黎草原,只能接受银牌的事实。

国际象棋不大,江湖延伸却广,奥莫诺娃可能并不清楚范黎草原与中国国际象棋的渊源——范黎草原与中国国际象棋关系极为融洽,曾经多年在中国代表过多支队伍参加国象联赛,“朋友有难,拔刀相助”,这一点“挺身而出”的江湖义气,在国象女子个人赛最后半个小时的煎熬中决定了冠军归属。

“我们在亚洲范围内的交流其实非常多,最多的时候几乎每天都有比赛,说是老



9月27日,亚运围棋男子个人赛,柯洁连胜。

视觉中国供图

对手,其实就是老朋友。”倪华说。

由64个黑白格组成的国际象棋棋盘约50厘米见方,拥有361个交叉点的围棋棋盘还略小一圈,但这方寸之间蕴含的时光与人,总能串起讲不完的故事。

和“暗藏杀机”的国际象棋相比,中日、韩三国围棋较量的“血雨腥风”,总是摆在明面上的导火索。

“2010年在广州是围棋第一次进亚运会,这也已经过了13年了,替换了一批人,当时打过广州亚运会的只有我,不过这次在杭州我也不是队员了。”新任中国围棋协会主席常昊担任本届亚运会中国围棋领队,说起13年前的亚运会初体验,常昊还

有些不好意思,他用“遗憾”形容那一次中韩全力对抗的结果。但“遗憾”显然只是当事人的委婉说法,不少棋迷对广州亚运会的结果多年来还耿耿于怀:2010年广州亚运会,男团、女团、混双3个项目中韩决赛,东道主全部失利,男团古力输李昌镐、刘星输姜东润、周睿羊输崔哲瀚、谢赫输朴廷桓,只有孔杰力擒李世石;女团芮乃伟不敌李玖真、宋容慧不敌金仑映,唐奕战胜赵惠莲也无济于事;混双比赛更是窝囊,谢赫/宋容慧两人忙中出错(宋容慧情急之下替手),成就了朴廷桓/李瑟娥的混双金牌。

彼时李瑟娥头插提神细针醒脑的经典举动,直接影响到规则的细化,而多年之后李

瑟娥参加中国女子围甲联赛,与陕西棋手罗德隆相识相恋并修成跨国婚姻正果,已是另外一段故事。

柯洁在本届亚运会第一轮赢下的对手,正是在广州亚运会大出风头的韩国人朴廷桓。现年30岁的朴廷桓是这次韩国围棋队最年轻棋手,也是唯一一个有过亚运会经历的棋手,广州亚运会甚至被视为朴廷桓最佳职业起点:男子团体冠军、男女混双冠军两枚金牌,让他完全符合韩国“洲际冠军免兵役”之规定,只需在军营中完成短暂的基本训练,不用因服役中断刚刚起步的职业生涯。二李之后,朴廷桓对抗中国围棋多年,柯洁在亚运会第一轮完胜朴廷桓

(全局没有失误,朴廷桓罕见失去耐心),对后者打击不小,而柯洁也借此奠定提前晋级基础。

“我听常昊讲过那次比赛,这次我们当然争取赢回来。”9月27日傍晚,柯洁在男子个人1/4决赛中速胜日本棋手芝野虎丸,他说自己夺冠路上最大的对手就是韩国棋手申真谔,“为了这次比赛我们从8月份就来这里集训,每天训练很长时间,这是我成年以后从没有过的强度,所以对我来说,唯一的目标就是克服压力去争取胜利。”

4场男子个人1/4决赛结束,柯洁、申真谔又要将亚运会围棋走势推向中韩对决。

“中国围棋队上世纪60年代就建队了,当时是陈祖德老师和王汝南老师他们,包括我10岁就进国少队,我们也算是训练局的‘老人儿’了,但我们不打奥运会和亚运会,所以又有些另类,就算在全运会上也是1993年以后中断了很长时间。所以这一次我们来杭州参加亚运会,是特别特别珍惜这次机会,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围棋下一次出现在亚运会上会是什么时候,也许十几年以后,也许二十几年以后。”常昊说,“我们围棋队以前没有这种统一的、印着国旗和中国字样的队服,我们穿着国家队队服坐在赛场里,本身就是一种士气方面的鼓舞,这种感觉跟擂台赛完全不一样。如果拿了冠军,还会升国旗奏国歌,这是我们棋手觉得最神圣的时刻。”

这届亚运会延期1年,中国围棋队进行了第二次选拔才确定出征名单。男队柯洁、杨鼎新、卞昱亨、李钦诚、赵晨宇、杨楷文6人,其中柯洁、杨鼎新兼项个人赛,3位小将等级分不如第一次选拔人员,但维护选拔公平原则,中国围棋队还是决心让通过严苛选拔赛的年轻棋手到亚运赛场进行锻炼。

鉴于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不设围棋项目,且随后两届亚运会考虑在西亚举行,20年内亚运会赛场出现“小小棋盘”的可能性并不大。但国际象棋与围棋,江湖地位已经成型,传说始终延续、故事不断更新,无论何时再出现亚运会,都会是另一段佳话。 本报杭州9月27日电



在亚运网球赛场,打一场精彩的网球比赛。

亚运网球裁判里有位“四朝元老”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 旭

9月27日,随着女单头号种子郑钦文,以2:0的大比分击败了韩国选手朴昭炫顺利挺进半决赛,杭州亚运会网球比赛已经进入到尾声阶段。但作为这次网球裁判组长的杨勇,却不敢有丝毫松懈。

“我算是所有裁判员的‘大管家’,运动员有问题会找裁判员,裁判员的吃住、临场执裁的各种安排,也都由我这个裁判组长来负责。”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杨勇不时地咳嗽,纷繁复杂的工作,以及杭州室内外的温差,让嗓子的不适给他发出了“警报”。

网球裁判员有着非常严格的等级和职能划分,共分监督、裁判员、裁判员组长、主裁以及司线5级。其中,裁判员、裁判员组长、主裁又有更细的等级评定,杨勇目前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拥有“双重身份”的裁判:金牌裁判员组长和铜牌主裁。

“每个等级都有详细的晋升规则,简单来讲,主裁、司线属于业务职能,裁判员组长和裁判员属于管理职能,但我为了保持铜牌主裁的身份,每年还是要按照规定,去执裁大概40多场网球比赛。”杨勇说。

“科普”完毕,杨勇如数家珍地向记者详述杭州亚运会网球项目的裁判员工作,“这次司线和主裁总共是105人,我必须保证他们能够正常地为赛事服务,比如某个主裁觉得某个司线判罚不好,那就需要去做相关的调整工作。而且,亚运会这种级别的赛事,和中国网、大师赛不同,因为项目比较多,还有不少外籍裁判员,所以工作起来更加地复杂和繁琐。”

杨勇绝对算得上是一位“老亚运”了,他总共参加过4届亚运会的裁判工作——釜山、多哈、广州和杭州亚运会,虽然具体的工作有所不同,但他也算是亲眼见证了亚运会的发展。

“首先就是硬件条件的变化。之前的比赛场馆大多比较老旧,但看看杭州亚运会的场馆,绝对是世界级的。再有,就是判罚技术在不断地发展和进步。杭州亚运会采用了鹰眼技术,这在很大程度上帮助裁判员做出最正确的判罚,减少了争议。”

事实上,鹰眼技术从裁判员的视角看,也有着认知上的变化。开始,裁判员会觉得有压力,毕竟判罚的准确与否,现场的观众、球员都会看到。但在比分胶着、关键球、赛点等等这些节点上,如果有鹰眼的辅助,裁判员会感到压力减轻不少。

“最重要的其实还是观众、球迷的感受。”作为一名老裁判,杨勇感叹道,“我参加了4届亚运会,这届网球观众是最多的。而且不仅球类数量多,也越来越懂球,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折射出网球运动在国内的发展。”

之前多个夜晚,杨勇和他的同事,大多需要工作到深夜,才能回到技术官员村——而等待他们的,是丰盛的宵夜、舒适的休息环境和完全没有后顾之忧的服务,那些外籍裁判“一脸幸福”的样子,更让杨勇深刻地感受到杭州亚运会组委会的精心筹备。

“其实网球裁判只是我的业余爱好,想成为最顶尖的网球裁判,需要大量执裁场次的累积,和非常严格的评定体系,我确实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但这并不妨碍我继续为中国网球、为各种网球比赛和综合性大赛服务。”杨勇说。

本报杭州9月27日电

击剑团体赛 中国剑客遭遇“无情剑”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梁 璇

9月27日,杭州亚运会击剑项目团体赛打响,男子团体花剑决赛中,中国队以38:45的比分不敌韩国队,摘得银牌,中国重剑女团在半决赛中同样负于韩国队,收获铜牌。

像蜗牛攀爬一根藤蔓,一步接一步,每次向上都得用尽全力。今天面对老对手韩国队,中国男子花剑队就是这只努力的蜗牛,一剑一剑抠出胜算,却在即将登顶时,被对手挑落在地。

当由奥运冠军孙一文领衔的中国重剑女团无缘决赛后,夺金的希望就落到中国男子花剑队身上。这支由征战过里约奥运会的老将陈海威和许杰、吴斌、曾昭然3名年轻选手组成的队伍,刚在半决赛中以45:44的比分绝杀日本队,决赛亮相,士气如虹。

金牌队的对手是熟悉的韩国队,陈海威率先登场,面对0:2落后的开局。老将的经验很快派上用场,他连追4剑,以5:4的比分实现反超。之后,中国队保持着对韩国队的压制态势,一度建立起5剑的领先优势。可凭借十足的韧劲,韩国队许垵连中6剑,让形势骤然胶着,有近10分的

区间,双方处于交替领先。第8局,中国队小将吴斌连丢两剑,单局以3:7的比分落败,让总分变为36:40。此后,陈海威未能力挽狂澜,奇迹也没有发生。

“我们经常和日、韩交手都是互有胜负,但这次是在家门口比赛,最后就差一步比较可惜。”赛后,陈海威主动把失利归咎于自己,“分差被拉大后,我自己也没有处理好,很想去争冠军,着急迫分,以至于结果比较遗憾。”2014年仁川亚运会上,陈海威获得了团体银牌和个人铜牌。时隔9年再战亚运会,他本想赢得金牌,可个人项目决赛遇到处于巅峰状态的中国香港选手张家朗,他只能屈居亚军。而团体项目上,再次与金牌差之毫厘。

但在陈海威看来,失败和胜利对运动员的成长同样重要。和许多从小就练习击剑的运动员不同,他13岁才接触这项运动,这让他早期的比赛中时常败给自己小几岁的选手,心脏就是从那时开始学会坚韧。坚持换来的是“2017年全运会男子花剑个人冠军”的高光时刻,也带来了因伤休整而错过雅加达亚运会及东京奥运会的巨大失落。再回赛场,陈海威对击剑的感情已经撇清了杂质,“我觉得比赛应该是给人带来快乐的,而不是说一味地去

追求一些结果。”

“在亚洲,中国、日本、韩国和中国香港等几支队伍的水平非常接近,比拼的就是临场发挥,谁能抓住变化就离胜利越近。”陈海威坦言,这些经验往往需要靠比赛积累,因此,对于年轻的队员们,经历失利并非坏事,“他们以后还有很多机会,这些失败的经验也许会让他们之后的路能走得更长远。”

东京奥运会后,中国击剑队处于新老交替阶段,参加亚运会的选手当中,有四分之三都未在东京奥运会出战,因此,亚运会便成为队伍在巴黎奥运会备战期锻炼年轻选手、检验实战能力的重要机会。而作为“定海神针”的老将,还得依靠带新,帮助年轻人成长。

在由孙一文、许涛、施悦馨、唐君瑶4人组成的中国重剑女团中,孙一文有3次亚运会经历,且她还是中国击剑队征战杭州亚运会阵容中唯一的一名奥运冠军,因此,在个人项目和团体项目上,她都被寄予厚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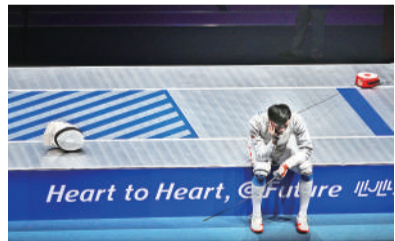
可实际上,孙一文正在克服年龄和伤病的双重考验,“作为老将,和年轻选手相比,我的体能恢复变慢了,如果给我们同样的训练量,我能完成,可第二天大家的状态就会有些不一样。”但她补充说,



9月27日,杭州亚运会,男子团体花剑决赛现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赵 迪/摄



9月27日晚,杭州亚运会,女子团体重剑半决赛,中国选手孙一文在比赛中。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赵 迪/摄



9月27日晚,杭州亚运会,男子团体花剑决赛,短暂休息的陈海威。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赵 迪/摄

“团体打工人”章瑾再遇意外不言弃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慈 鑫

一次、两次、三次——章瑾从高低杠上掉下,重重地摔在地垫上,然后爬起,平复情绪,再重新上杠,继续比赛。现场观众的心就这样揪着,他们只能用掌声为这位顽强的姑娘加油鼓劲。

今天下午进行的杭州亚运会体操女子全能决赛,中国体操队22岁的“老将”章瑾带着17岁的年轻选手左彤一起出场。自从中国代表团在1974年参加亚运会以来,过去12届亚运会,体操女子个人全能金牌的获得者始终是中国运动员。此次在主场作战,中国运动员当然希望将这一荣誉延续下去。同时,只要她们正常发挥,她们中也必有一人将在亚运会的体操女子个人全能项目上登顶。

不少体操迷期待着这个冠军属于章

瑾。就资历而言,22岁的章瑾有着足够丰富的比赛经验:从实力来看,资格赛排名第一的章瑾占据优势。

但命运又一次跟她开了玩笑。进入中国体操国家队已整整10年的章瑾,也从一名稚嫩的小队员成长为队里的老大姐。早在2018年,章瑾就在体操世界杯分站赛上夺得过女子个人全能金牌,章瑾几乎没有在国内外重要的综合性运动会上再夺得过个人全能项目冠军。并不是因为章瑾的实力不济,而是因为她在这场比赛中多次遭遇意外。上届亚运会,当时风头正劲的章瑾就因为生病退出了女子个人全能的比赛,但她坚持参加了女团比赛,并为中国队在雅加达亚运会上获得体操女团冠军立下汗马功劳。

这次在杭州亚运会的体操女团比赛中,章瑾同样发挥出色,成为中国女队获得

亚运会体操女团13连冠的主要功臣。也是因为看到章瑾在团体赛上的从容、成熟,无论是体操迷还是媒体都相信,今天将要产生的这枚团体赛女子个人全能金牌非她莫属。

没有人会想到,不仅这枚个人全能金牌依然与章瑾无缘,她在比赛中还经历了令人痛心的过程。

“那一刻我真的想要放弃”,章瑾在赛后表示,第三次掉下杠的时候,她几乎崩溃了。这样连续掉下器械,不仅章瑾从未有过,就是从整个国际体操比赛的过往看,也极其罕见。体操专业人士指出,一名高水平的体操运动员在比赛中连续出现掉下器械的失误,如果不是因为运动员身体出现问题,只能是运动员的心态出了问题,高度紧张的精神压力已经让运动员无法很好地控制自己的身体。

练全能的章瑾,对于中国体操队来说就是一名可以随时补位的队员,特别是在

团体比赛上,哪个项目缺人,都可以用练全能的队员补上去。为中国体操队兢兢业业补位多年的章瑾,基本上没有在团体比赛中“掉过链子”,但一到个人项目,却总出现意外,以至于体操迷都称她是“团体打工人”,也都希望她作为一名全能选手,能拿到一枚极具分量的女子个人全能金牌。

章瑾今天在赛后感叹,也许自己就是那种不能对什么事情想太多的人,越想要这块金牌,越是得不到。在团体项目上,始终感觉有团队的力量支持着自己,章瑾说,“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杂念。”

今天的比赛,当章瑾一次、两次、三次摔在地垫上,当全场观众都在心疼这一个又一个次摔倒又一次次爬起来的姑娘时,章瑾知道,她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因此,放弃的念头虽有,但转瞬即逝,“一想到体育精神就是永不放弃,还有现场这么多观众一直为我加油鼓劲儿,无论



9月27日,中国选手章瑾在杭州亚运会体操女子个人全能的平衡木比赛中。 视觉中国供图

如何我都要坚持打完。”

中国队在左彤最终拿到了这枚金牌,章瑾在高低杠出现重大失误的情况下,凭借她之后在平衡木和自由体操两项上的完美发挥,最终排名第四。

擦干眼泪,继续前行。章瑾回想起自己从4岁半练体操的第一天开始,挫折和失败就没有断过,哪一次不都是咬牙坚持了下来?竞技的梦想与荣誉令人向往,但它从来都是用汗水、泪水甚至是泪水灌溉的。对于章瑾来说,明天又将是重新出发的一天。 本报杭州9月27日电